

《蒋公的面子》北京再引热议

透过“面子”看“里子”

本报记者 苏丹丹

一部话剧没有知名的演员、没有炫目的舞美、没有强有力的宣传，还能在一年时间里演出60场，并且几乎场场爆满，在今天的戏剧界，能做到这样应该算是个不小的“奇迹”了。而一部为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创排的话剧《蒋公的面子》正是凭着“90后”的编剧、“80后”的演员、非科班出身的导演以及不足5万元的制作费用书写了这个不小的“奇迹”。

结束了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演出，《蒋公的面子》终于在观众的期盼中来到了北京，5月21日至28日，在北京东宫剧院、北大百年讲堂和海淀剧院连续演出了6场，一票难求、座无虚席的现象依然延续。戏里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3位中文系教授为要不要去赴宴辩论正酣，戏外戏剧界、媒体、观众三方也在这部剧作何以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各抒己见，一时间，关于《蒋公的面子》的报道、评论、争议占据了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重要位置。

贵在有虔诚之态度

编剧温方伊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学生，创作《蒋公的面子》时还在大三，跟着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教授做学年论文。这个剧本是吕效平布置给温方伊的一个题目，源于南京大学流传的一则轶事：1943年在重庆，蒋介石亲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邀请3位中文系教授吃年夜饭，到底去还是不去，教授们纠结不已。吕效平说：“当时是从导师董健那里听来这个故事，觉得很有趣，一直想做成一个剧，将这个命题作文布置给温方伊是看重小姑娘扎实的功底和认真、踏实的态度。她确实也没让人失望，交出的第一稿就令人惊讶和振奋，只字不改，剧场效果也会是好的。后来又经过四次修改打磨，写出了出色的戏剧高潮。”

的确，很多看过这部戏的观众感叹戏剧的质朴、编剧的睿智与老辣，难以想象这是出自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之手。有人评价说：“剧中除了戏中有史、史中有戏的巧思，对知识分子复杂心境的拿捏以及历史况味的营造，都足以让专业戏剧人汗颜。”这个年轻的戏剧团体如何做出这样一部高质量的戏，用吕效



《蒋公的面子》演出剧照。

平常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总结：“对戏剧怀有虔诚的态度。”

而这种虔诚态度在《蒋公的面子》编、表、导几个方面都有所体现。由于这部剧讲述的是民国时期文人的故事，跨越了1943年和“文革”两个时空，如何把握好这两段历史，反映出那个时期文人的风骨，对于“90后”的温方伊来说并非易事。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题目，温方伊说，自己曾几次采访董健教授，向他求证传闻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除此之外，还频繁出入图书馆，大量阅读各种有关民国知识界的回忆录和文献，如《东大史料汇集本》、《联大抗战史》、《联大教授》、《民国文人》等，反反复复地研读经典剧作《哥本哈根》、《禁闭》、《艺术》。如此这般做功课，并且四易其稿才有了现在这个为很多人称赞的剧本。

一位名为“北小京看话剧”的网友发微博表示：“可喜的是，在这个以闹得功利的年代里，能出现《蒋公的面子》这样一部踏实、潜心之作，确实是一大惊喜。”

从校园走向市场

《蒋公的面子》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为庆祝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最早是以校园话剧的姿态亮相，由

票看戏。”吕效平说，南京几乎没有戏剧市场，在这样的城市发展话剧，只有做商业戏才能培育市场，吸引观众。当然商业剧目也要多元化，市场需要“开心麻花”的喜剧，也需要《蒋公的面子》这样的剧目。

另外，培育市场还要坚持低票价，在吕效平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据了解，《蒋公的面子》在南京演出了30多场，最高票价150元，最低学生票价50元，平均票价不到100元。在外地巡演时，选择与聚橙网合作的一个条件就是票价要低，最高不能超过380元，这种价位的票一般是赠票，而观众购买的票价最高不超过280元。

一部“另类”的戏

在上海演出时，《蒋公的面子》曾一度引发上海戏剧界和戏剧教育界的热议。此次在北京演出，引发的反响和争议与上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方伊说，这部戏演成这样是她没有预料到的。

“大家关注这个戏是因为它出自南京大学，而不是一个职业剧团。这部戏放在国外是一部主流的戏，而在我们的演出市场上，它不为娱乐而娱乐，不为得奖而得奖，不为挣钱而挣钱，反而成了一场‘另类’的戏。”导演王晓鹰说，要利用这部戏的演出传播戏剧与商业的关系，戏剧没有商业不能传播，过于商业就会沉沦。《蒋公的面子》通过多场演出，可以把这部戏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社会反思信息在更大的层面上传播，更大范围里传递。

《蒋公的面子》的火爆也活跃了南京的话剧市场。让吕效平非常高兴的是“南京520剧场”的推出。所谓“520”即是：一年有52周，每周都有演出，受邀来此演出的剧团将得到零场租的扶持。“地方话剧市场的培育仅靠一部戏肯定是行不通的。‘520剧场’的推出是个有益的尝试。零场租其实是在帮助演出团队降低成本，从而降低演出票价，可以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剧场，在这里，观众是直接受益者。相比政府补贴剧团、剧目创作，这个措施可能更有助于戏剧市场的培育。”吕效平说。



5月24日，一年一度的“活力悉尼灯光音乐节”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光影装点了悉尼市的主要景点。图为悉尼歌剧院的音乐灯光秀。 新华社记者 金林鸥 摄

演艺资讯

大型原创舞剧《太极传奇》将在北京上演

本报讯 (记者曲晓燕)6月13日、14日，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和焦作市委宣传部共同出品的大型原创舞剧《太极传奇》将在国家大剧院与广大观众见面。

这一大型舞剧时长1小时50分钟，共分为6个部分，主要以焦作陈家沟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和普及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太极拳掌门人陈云涛与武术元祿龙非之妹叠彩的生死之恋，以及陈蒋两大家族经历爱与恨、生与死的洗礼，大彻大悟，最终达到和谐太极的境界。该剧的主创团队汇聚了国内艺术界诸多名家，总导演由陈维亚担任，朱海、韩春任编剧，郑冰担纲作曲，苗培如负责舞美设计。此外，剧中主角陈云涛的饰演者潘永超、叠彩的饰演者庞妮娜、蒋龙飞的饰演者汪子涵也都是我国舞蹈界的知名青年演员。而这舞剧在创作中还融入了很多河南元素，河南独特的打击乐、戏曲、陈家沟太极武术套路等悉数亮相，使整部剧充满了浓郁的河南风格。

太极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少林武术一样，是河南的一张文化名片，而弘扬太极文化，展现太极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促进河南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该剧将向世界人民诠释和谐、和平的中国理念，成为世界人民进一步了解太极、热爱太极、习练太极的好教材。同时，该剧还将成为展示和宣传中原文化的一个窗口。据了解，在好教材的演出结束后，该剧还将前往国内多个城市进行巡演，并已开始筹备海外演出计划。

歌舞剧《仰欧桑》全球巡演8月启动

本报讯 近日，大型苗族歌舞剧《仰欧桑》首演暨演员选拔新闻发布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宣布该剧将于8月1日登陆北京国家大剧院。同时，《仰欧桑》的全球巡演也将拉开序幕。据悉，该剧将陆续登陆美国、欧洲，进行世界百场巡回演出。

“仰欧桑”是苗语译音，意为清水姑娘，有冰清玉洁的含义。由中央民族乐团等单位鼎力打造的大型苗族歌舞剧《仰欧桑》，是传唱在贵州清水江流域和都柳江部分苗族聚居区的一首苗族神话爱情叙事歌，被誉为苗族“最美丽的歌”，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类项目。由苗族作家韦文扬创作的剧本曾荣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该剧融黔东南苗族歌曲、舞蹈、服饰三大资源优势为一体，再现苗族音乐美、舞蹈美、服饰美，升华出一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据贵州仰欧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平介绍，本次寻找苗族美女神“仰欧桑”大型选拔活动将评出冠、亚、季军和“十佳”奖，之所以全球海选演员，旨在通过该活动，让大家认识到苗族文化以及“仰欧桑”所代表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积淀。

(李泓)

《何惧良辰梦醒处》诠释“女人梦”

本报讯 (记者苏丹丹)5月25日至28日，作为I DO 2013北京国际女性戏剧节的压轴演出剧目，《何惧良辰梦醒处》在北京世贸天阶大隐剧院上演，以全新视角，为观众带来这部百老汇经典荒诞作品，讲述女人之困，诠释“女人梦”的现实意义。

该剧讲述了两位中年大学教师乔治和马莎莎一起幻想出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养育过的孩子，活在自己编织的虚空中；年轻的大学教师穆恩为了一个曾经存在、后来流产的孩子娶了王海迪为妻。在一个本是良辰美景的夜晚，4人相聚，他们苦苦挣扎的内心一触即发，直面命运使他们不寒而栗。而梦醒之时，他们能否逃脱命运的羁绊？

《何惧良辰梦醒处》改编自美国著名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的荒诞名作，曾被多国戏剧团体改编演出，并受到热烈追捧。该剧在讲述女人在婚姻中的困惑时，使用了大量犀利辛辣的语言，用激烈的语言碰撞让观众在感受到震撼的同时获得深刻的思考。

作为对国外经典剧目的全新改编和创作，《何惧良辰梦醒处》创作团队对该剧有着新的演绎方式。在改编的过程中，创作者针对国内观众的口味做了本土化的调整，这使得该剧进一步发掘出了原著中隐含的“戏谑”主题，立足女性视角，提炼出“女人梦”的现实意义。

经典豫剧《朝阳沟》有了交响合唱版

本报讯 (记者郭人祺)5月27日，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根据同名豫剧改编创作的交响合唱版《朝阳沟》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为这部传唱了55年的经典豫剧作品披上了新的霓裳。

交响合唱版《朝阳沟》将交响乐合唱与豫剧两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以交响乐的结构方式对原作经典唱段及音乐片段进行整合改编，呈现出一种中西交融、具有现代气息的艺术形式，还全方位、立体式地重塑了新时期“朝阳沟”精神。在尊重原剧情节的基础上，既保持了豫剧的基本风格，又富有清新的歌剧色彩。

据悉，该剧邀请了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词作家刘麟、指挥家金巍等知名艺术家加盟创作。男主角控保由总政歌舞团男高音独唱演员王宏伟担纲，女主角银环由知名女高音歌唱家陈静饰演。

古典音乐“不挣钱”

张佳林

笔者曾与一位1937年出生的英国老先生聊音乐，他表示从小就对Classical music(古典音乐)感兴趣。于是，我和他提起两位20世纪前半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两位英国钢琴家：赫斯和所罗门，没想到老先生完全没听说过；再提起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家梅纽因，他说知道，但也仅仅是听说过；而说起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他连声说“yes, yes!”显然这个他是真熟悉。

以前常听人抱怨国内古典音乐环境不好，音乐知识不普及，“乐盲”占大多数，很多人分不清“演唱会”和“音乐会”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在我接触过的非音乐专业或音乐院校的边检官员也想了下才反应过来“Recital(独奏或独唱音乐会)”是什么意思，显然对他而言这也是一个生僻词。区别在于，在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人对古典艺术都抱有尊重、虔诚的态度，他可能不懂，但是

一旦有机会，会很认真地听；而在国内很多人士的意识中，只有自己搞明白的才是好的，听不明白的就成了“这谁听得懂”。

在英国听说政府曾经在中学做过一个调查：谁是你最崇拜的人。结果得票在前列的全是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歌德等科学家、文学家，而比尔·盖茨、巴菲特、奥巴马、卡梅伦等富豪、政治家反而排名靠后。如果要是国内也做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未必是这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国人普遍患有轻度焦虑症，且满腹牢骚。笔者以为，如果以科学、艺术家为榜样，在学习、了解和欣赏科学、艺术的过程中，人会慢慢变得理性、宁静、深刻，形成一种良性“精神新陈代谢”；而以巨商、政客为榜样，又生活在一个处处都有潜规则的环境中，如果不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紧张与失落必然如影随形，焦虑与暴躁便成为无法抑制的宣泄。其实国内的很多“艺术家”同样是焦虑症候群，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有展现的机会不得不去“拉赞助”，从为了艺术去“扎钱”，最终变成了为了“扎钱”去卖艺，艺术家被生活

异化的例子并不少见。在现今这么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作为逐渐成为“博物馆艺术”的古典音乐，其从业者没有发家致富的必然理由，更不可能有如金融资本家那般巨大的利润和财富。古典音乐家不应该清贫，但也不可能暴富，即便暴富也不可能单纯靠音乐创作、演奏或演唱获得的。除非是像卡鲁索、帕瓦罗蒂、卡拉扬那样，其本身的世界级知名度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运作的“资本”，再有经纪人的成功运作，才有可能跻身富豪之列。但百余年来，这样“幸运”的古典音乐家又有几个？从事古典音乐职业，就意味着“出名”是个意外，古今中外，能够成为大众明星的古琴泰斗，如果街头随机采访老百姓，又有几位能说出两三个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国乐大师”的名字？那些因为特殊历史时期或特殊社会事件而一夜成名的艺术家，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也不全是他们的艺术，更多的是一种好

奇，况且这种“意外”完全无法把握。因此想出大名、发大财，搞古典音乐是行不通的。

其实很少有艺术家是为了当明星、发财致富而选择艺术职业的，一开始大家都是很简单、理想化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如果所在的环境是一个尊重艺术、崇尚智慧的环境，艺术家就可以一直“单纯”下去，为了理想而创作、生活，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一直不知名、不富有，但同样能够受到广泛的尊重和理解，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这就足够了；如果所在的环境是一个拜金、崇尚特权的环境，艺术家就必须追逐名利、为了得到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个人的认可而创作，因为如果名气不够大，也不富有，就得不到尊重，得不到社会甚至自己亲人的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家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和信仰，其实是在和整个社会对抗，可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长期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古典音乐挣不了大钱，但如果挣不了大钱也能够获得尊重与自信，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有资格探讨文化建设与品位的问题。

演艺论语

青歌赛的权威与娱乐

在盛行娱乐快餐的当下，青歌赛创新的步子显然迈得不够大，在诸多地方卫视歌唱类节目的夹击之下，这个音乐选秀鼻祖还是有些“板着脸孔”。来自全国各地的40支参赛队伍、120组选手展开“车轮战”，采用晋级制，取消原生态唱法，设置“快问快答”“金牌主考”等系列举措，让观众尝到了新鲜感。新鲜感自然带来了更多的关注，青歌赛总导演秦新民表示：“本届青歌赛收视率大大提升，比上一届增长100%。”但收视率也只能与自身相比，较之地方卫视的《我是歌手》、《中国最强音》等节目的收视率，还是有些距离。虽然评委团也是青歌赛的一大看点，但较地方卫视同类节目的评委或者导师，青歌赛的评委略显严肃，在快餐娱乐当道的时下，显然有些落伍，说白了是缺少吸引眼球的“娱乐精神”。

既要让青歌赛保持权威的高度，又要迎合当下的娱乐精神，这未免有些难度。看来，青歌赛摸索进步的路还很长。(来源：《辽沈晚报》)

让音乐剧名副其实

近日，观看了一部音乐剧作品，或许是抱了太多的期望，观演完整部作品感觉竟好似看完一场中国足球的比赛，谈起来多是失望。演员们不那么动情的演唱、漏洞百出的舞蹈将美好的情境击个粉碎。本该在音乐剧中扮演灵魂角色的音乐与舞蹈此刻竟成了绊脚石。即便故事再精彩，如果音乐不抓人、舞蹈不优美，那么音乐剧也不名副其实。

不管是否与真正的音乐剧相差甚远，创作和投资热毕竟已经形成，而且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中国内地舞台近年来像这样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迅速销声匿迹。有人说，缺少专业音乐剧团、专业剧场、专业营销人才，市场操作不成熟，是音乐剧成长受制约的主要因素。这样那样的外在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根本症结还要回归到创作上，让创作者从根本上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音乐剧。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音乐剧不仅要求故事好、歌好听，还要舞好看，缺一不可。然而细数国内的音乐剧，很多局限于“话剧加几首歌”的误区中，导致音乐剧在起步之初便失去了戏剧品格和剧场趣味，整体魅力大打折扣，最终使音乐剧产业链在启动时便出现断裂，以致上演率、上座率、票房营销无从实现，衍生产品等后续动作无法跟进。

(来源：《北京商报》)

唱得好未必说得

如今歌手转型主持人似乎成了时尚，张宇主持了《男左女右》，田震主持了《我为歌狂》，现在杨钰莹也执起话筒要主持《天下无双》了，但歌唱得好，也能做好主持人吗？

很多歌手转型主持人遭到质疑。比如田震主持《我为歌狂》就曾被网友调侃其“像单田芳说书一样”的风格。很多观众认为，田震沙哑的声音唱歌不错，但用来主持不太合适。对于歌手转型主持人，有位音乐界人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歌手转型做主持人其实是有“难言之隐”，现在的音乐市场不景气，听众习惯了网络免费音乐，不再花钱买唱片，歌手出专辑普遍赔钱，长此以往，歌手没有渠道推广自己的作品以保持知名度，连生存都很困难，不得不另辟蹊径，转做主持人也是一条“退路”。

(来源：《天天新报》)

(苏丹丹整理)